

校園往事

我国高校为什么冒不出杰出人才？

1930年代清华大学接收圆明园风波

蔡元培和胡适也是无房户

北大旁听生：边缘人群的另类生存

30年前的大学与青春

民国时期的「北漂」

这些教授们不差钱

民国时期各大学学费

云蒸霞蔚武大十八栋



主编 张福臣

校园往事

(二)

张福臣 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园往事(二)/张福臣主编.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7-307-09291-4

I . 校… II . 张… III .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3448 号

责任编辑: 聂勇军 张璇 责任校对: 黄添生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武铁印刷厂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3 字数: 187 千字

版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9291-4/I · 464 定价: 16.80 元

守望者说

不知不觉中又一年。冬日里万千学子们大包小捆夹风带雪地急匆匆小别了他们的大家——校园，鸟儿般飞向久别了的小家。校园如一空巢老人，在孤寂和冷清中守望着。

《校园往事》也在不知不觉中守望了一年，守望了痛苦并焦急的一年。在这个逐渐丧失了记忆和想象力的二十一世纪，重新回到校园，回到往事意味着什么？让我们带着还没有完全丧失的记忆，将情思将守望慢慢浸润至《校园往事》这本小书里。也许，我们会喜悦地感受到一种新的言说开始了。

守望是什么？守望是历史，就在这守望中迎来了百年历史的大事——辛亥革命百年，不得不让我们想起那个年代的人和事。

时间往前推 100 年，正是因为这场革命，西方社交礼仪被引入中国。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这些在如今看来再正常不过的服饰、礼仪，在当时，却产生了惊天的能量。那时的学子不但是经历者，还是历史最大的推动者。

想想那个时代出现的风流人物，总会生出一丝羡慕来，似乎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时代再也寻不到，但果真如此吗？

也许吴宓夜晚窃书时原不想理会其他人的书；

李嘉诚为兴建汕大捐出所有财产时拿笔的手也有一丝颤动；

梅贻琦面对凶恶的抓捕官兵时也许学生的名字就在嘴边；

王子达市长咽下的最后一句话也许只因被人潮的声音盖过。

仅是一刹那……

也许你早已察觉出大学里的种种弊端，却无法大声疾呼，那么看到朱清时校长的讲演时请小声地赞好，轻轻地鼓掌。

一个世纪，一百年的时间，不短也不长，世界上好多名校也走过了百年，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还有国外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东京大学。在这一个世纪的风雨中，它们一直矗立着守望着。在接下来的一百年，希望我们的《校园往事》也能一同守望……

张福臣

二零一一年于珞珈山

目 录

守望者说 / 1

校长的自白

我国高校为什么冒不出杰出人才? / 2

特 稿

庚子赔款内情：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 12

校 园 志

清华国学研究院里的“四大导师” / 28

1930年代清华大学接收圆明园风波 / 33

日寇占领下的清华园 / 38

著名的清华“四剑客” / 40

1949年前清华大学的历任校长 / 42

风 物 志

李嘉诚夫妇倾家荡产创办汕头大学 / 48

破解西南联大校歌悬案 / 53

30年前的大学与青春 / 57

民国时期的“北漂” / 64

云蒸霞蔚武大十八栋 / 68

人物志

曾昭抡与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 74

无文凭的一代儒宗——钱穆 / 79

蔡元培和胡适也是无房户 / 82

影响毛泽东一生的八位老师 / 87

小 典

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 / 92

鲁迅的逝世、葬礼及病情疑点 / 100

抗战时期“留平教授”们的迥异人生 / 105

20世纪30年代教授们的风骨 / 109

这些教授们不差钱 / 117

浙大师生拼死保卫灵隐禅寺 / 123

民国小学生作文 / 128

民国时期各大学学费 / 132

吴宓“偷书” / 134

梅兰芳意外得博士 / 137

北大旁听生：边缘人群的另类生存 / 139

万历皇帝的“课程表” / 143

风 月

多情才子高晓松 / 148

国外大学

国外大学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 / 156

校友会

我的大学生活琐忆 / 162

老照片

民国时期的燕京大学 / 172

大讲坛

“官本位”下的中国大学 / 178

书斋

《向中国大学说不》（连载二）——校园里的愤懑者 / 182

读中文系的人 / 190

校长的自白



我国高校为什么冒不出杰出人才？

朱清时

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创新国家科研体系，这是我们这代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最大机遇和挑战。这项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培养出一大批具有一流创新素质的人才。我在“文革”高潮中从大学毕业，从西北地区的工人做起，改革开放后到过不少世界一流学府，后来又长期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因此对于青年人如何成才有着较多的阅历和特殊的视角。



朱清时作报告

一、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症结

传统教育制度中存在许多不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弊病，如在教育思想上只重视向学生传授知识，忽略了培养他们创新知识的能力；在传授知识时采用灌输式，忽略了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在评价体系上采用简单划一的方式，未能反映出学生真实、全面的水平和能力。这些弊病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创新能力的发展。

2008年9月我卸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一年多来，通过反思我做校长的经验以及结合参与国内各种活动的经验，我想我现在比过去更清楚地看到了因为中国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上的一些误区，使得我们的教育面临很多问题。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如果做一个民意调查，评选大家认为60年来最不满意的地方是哪些？我想教育可能会是其中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现在用一些数字来反映一下我们国家教育发展的状况。

首先，这60年来我国的教育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大发展。比如，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民国时期，共38年，毕业的大学生总数是25.5万人，如果用38年来平均，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不到7000人。而2008年我国授予博士学位者达5万多，世界第一，是民国时期大学生人数的7倍。2008年全国大学毕业生559万，是民国时期大学生的800倍左右，所以我们确实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高等教育的规模增长了800倍甚至是近千倍了，高等教育开始走向大众化。

此外，高等教育规模越来越大，意味着受教育的人数是越来越多，如果教育培养是按比例发展的话，培养出来的拔尖人才、大师也应该是越来越多，但现在的情况就很尴尬，如果按照民国时期的人数来说，我们现在国内要培养出的拔尖人才应该就是有几千个像李政道、杨振宁、钱学森这样的大师了。然而回顾这60年我们还没有一个人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

的这些顶级大师相比。

2005 年，温家宝总理去看望钱学森先生，钱学森先生就跟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科技发明创新来培养人才，没有独特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钱学森先生说了之后，温总理非常重视。2006 年，温总理召集教育专家座谈，说去年看望钱学森先生的时候，他提出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创新人才的模式办，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老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温总理说，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不是一般人才，我们现在培养的大学生都可以说是人才，是一般人才，钱老说的是大师级的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在增大，但如何培养出杰出人才是我非常焦虑的问题。温总理此话表明，从最高层到老百姓，大家都明白，过去 60 年，我们很尴尬；规模变得这么大，大师却这么罕见。温总理为什么这么说？有什么依据？我提供两点。

一个是我们国家从 2000 年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我们国家最高的奖，说白了就是授给科技界大师级的人，从 2000 年到现在有 14 个人得奖，其中 11 个是 1951 年之前毕业的，也就是说是民国时期培养的，另外有 3 个是 1953 年到 1958 年的大学毕业生，最年轻的王选当选时已经 64 岁了，最大的 91 岁了。现在每年公布大师的时候，大家看到名单后是不是有点尴尬。

这件事正好说明了教育的规律，在民国那样的动乱时期，对教育干预是最少的，大学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律去走自身发展的路，找出最好的路——就像生态系统那样，没有人干预它，它就能找出最好的路自由发展。而我们过去这 60 年来最大的教训就是我们在管理体制上没有理清，教育成了被任意揉搓的面团，失去了生命力。现在一味扩大规模，但创新人才的培养机制却没有人考虑，这个教训必须总结。

中国也不是没有这种独立办学的时代，民国时期恰好就是中国高校办学最独立的时代，最著名的就是西南联大。1937 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到湖南，后来又到昆明，改成西南联合大学，这个学校只办了七

年，但是现在的中国还在受它的影响，我们看看现在的最高科学技术奖，有多少获奖者是西南联大毕业的！这个学校学生总共 2000 人左右，许多学生都有学术成就，其中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华罗庚这些人没有得诺贝尔奖，但是他是这 60 年来没有人能够超越的，他是世界上最认可的中国近现代数学大师。我们就举院士来说，西南联大的学生、老师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有 137 人， $1/12$ 的人都当了院士了，这就是后代人对他们的认可。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世界一流，或者说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大学。西南联大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它的学生 90 多岁还获得最高科技奖，所以我们现在都很怀念它。但是西南联大恰好就是最坚持独立办学，杜绝行政干预的学校。

1952 年，中国教育界有一件大事：院校调整。它一直影响了中国高校 60 多年。它用行政权力强力干预大学，凡是民国时期办得好的大学都要调整，清华、浙大首当其冲，都给拆散了，拿去重组。当时清华大学调出调进的比例是 52 : 1，院系重组的时候把科学家和好教授都调走，只有一个系，即现在清华很骄傲的电机系，因为当初有三位教授力争，所以把电机系的电信组保留下来了，要不然它也会被拆掉，清华大学等于是一锅端了。浙江大学也一样，浙江大学的主力都调走了，24 位知名科学家中有 22 位调走了。不光是浙大、清华，那时候全国的高校都一样。这种做法使中国高校随后这几十年里元气大伤。

我们现在找中国高校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的症结，不能回避 1952 年的“院系调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 1952 年，我们要把自己的大学给弄成这个样子，折腾到元气大伤？

现在看来，当初的人们是出于“好心”，这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那时候政治左倾，有人认为大学是资产阶级旧社会留下的顽固堡垒，要占领它们。第二方面是教育思想上的原因。1952 年，正是中国全盘学苏联的时候，那个时候苏联的专才教育跟英美的通才教育完全不同，有人认为苏联的教育是社会主义的，它用计划经济这一套，把培养人当作如工厂生产产品一样，按计划来做，这种专才教育能够高效率、大规模地培养学生。正好

那时苏联的科教界确实有很多值得骄傲的东西，于是他们就有理由有根据地把中国的教育全盘改了，把通才教育全部打乱，变成专才教育。于是我国当时的综合类大学几乎都被拆开成独立的了，北京著名的“八大学院”就是例子。

回头看，很遗憾，世界上产生最大破坏力的事情往往都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好心”造成的。

我国教育的另一个教训就是缺乏对人才的容忍和保护。过去 60 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并非没有亮点。我有幸在中科大做了十年校长，曾致力于整理校史，对中科大的历史有些了解。为什么中科大到合肥之后，条件并不好，却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命力？我想说一点，跟今天讲的内容有关，因为中科大有一个“秘密”，或者中科大有一个重要的“机会”：1957 年中国“反右”运动以后，很多大学的优秀教师被划为右派或右倾分子。当时北京市的领导想将北京变成所谓的“水晶城市”，把这些人都清理出北京。这时候中国科技大学的领导，尤其是时任党委书记的郁文，抓住这个机会，把这些人搜罗起来，保护起来，把中国科技大学变成容纳他们、让他们发挥专长的乐土。这就是中科大不同凡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真正的兼容并蓄的办学办法，是蔡元培创办北大的方法，却被中科大继承了。也许当初中科大领导没有想到蔡元培，但他们用了这种办法，才给我们中科大带来了随后这些年的辉煌，带来这么强的生命力。

二、我国教育思想的误区

以上是说我国教育弊病的第一个症结：管理体制。我要讲的第二个症结，是我们在教育思想上的误区。

我有幸在 1979 年就被国家送到国外进修，回来之后与这些国家保持了很多的国际联系，对国外的教育思想有一些了解。特别是我当校长这十年，发现中国高校的教育思想有一个顽固的误区，大家都以为只要知识多，创新能力就强，所以大家都追求给学生灌输越来越多的知识；家长和社会都要求

学生拥有很高的学历，我们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人数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但是其中有一半都去做行政管理工作了，这其实已经不是博士的本意了，博士本意是做专业学术工作的。现实中也是这样，许多工作岗位都把并不需要的博士学位作为上岗条件。大家都以为知识越多，能力越强；学历越高，能力越强，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其实创新能力并不等于知识多。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爱因斯坦，他们出成果都在 20 ~ 30 岁，我最崇拜的数学家迦罗瓦也才 20 岁。这时候他们知识并不多，只有些必要的基础知识，他们的成功是因为思想特别活跃。

三、创新能力的本质

创新能力最本质的要素，恰好是我们中国教育所忽略的东西，第一是好奇心和兴趣；第二是想象力；第三是洞察力。

一个人的好奇心和兴趣是这个人有没有创新能力最基础的条件，如果他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和好奇心，那么他就不太可能做出很重大的发现。爱因斯坦说他还是四五岁小孩的时候，父亲给他一个礼物，就是指南针，他看了一下就产生了强烈兴趣，他到去世前还对此事记得很清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发现这个针永远都往一个方向摆动，他觉得这背后肯定有重要的原因，很想搞清楚，这就是好奇心。

第二是想象力，它是人类为了能够生存进化产生出来的基本能力。为什么老虎狮子比人在体力上强大得多，却被人类征服了？这就是因为我们有想象力。想象力使我们发明了工具、武器、枪炮，使人类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物种。

想象力对人类至关重要。想象力和好奇心是人与生俱来的，每个小孩子都有，但在一个人发展过程中，“搞得不好”他的好奇心和兴趣会被扼杀，“搞得不好”他可能变成爱因斯坦或者牛顿这样的人。中国的教育就是属于“搞得不好”这种。我们的小孩上学以后，好奇心就迅速消失了，他们的父

母和老师联合打压、扼杀他们的好奇心和兴趣，使他们自己后来也变成了同谋，他们觉得老师和父母说的是对的，就抑制自己的好奇心和兴趣，去背课本和答案。

好奇心和兴趣怎么培养？过去十年，我在中科大一直在讲，课堂是培养好奇心和兴趣的重要场所。老师们在课堂和教学中应把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作为重点，可是我们现在的课堂教学有哪位老师还在下工夫做这些？有也极少。现在我们的老师都忙着自己出成果，出论文，跑项目等，没有人想这些。

除了好奇心和兴趣外，一个人的洞察力也很重要。洞察力是创新能力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过去我们教育界都不提这个洞察力，觉得这个太玄了，其实一点不玄。年龄大一点、生活经验多一点的人都知道，有些人面对复杂情况的时候，来不及思考，来不及推理，却能很迅速找到问题的关键在哪儿，找出解决办法来，这就是因为他们洞察力强。

怎样培养洞察力？这可能是创新能力教育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最经典的例子是杨振宁先生讲的，说明他的科学洞察力是怎么培养出来的。杨先生在西南联大学量子力学的时候，讲课的是王竹溪。王老师是典型的中国式讲法，讲得非常深入、详细、系统，杨先生用当时的草纸记笔记，保存了厚厚一叠，保存到现在还有用。之后杨振宁先生到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再上量子力学课，讲课的是埃德华·特勒，他是美国氢弹之父，是个世界级的大师，他和西南联大的王竹溪教学方法完全不一样，特勒才华横溢，从来不备课，每天上课就开始跟大家说，上次讲到哪儿了？他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因为量子力学太复杂，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就容易走入陷阱。杨振宁先生说他最感兴趣的就是看特勒走入陷阱，这个时候特勒的思维就像天线一样张开，四处探测，看哪里有出路，此时他的洞察力表现无遗。而学生最有收获也就是在这种时候，看特勒在他们面前怎样进入陷阱又怎么出来，由此悟出什么是洞察力。我们现在的大学对老师讲课的课堂笔记、讲稿都要检查，教授哪能不备课就上去讲的？而且现在的大学教师有几个敢在学生面前不备课随便讲，给学生展示自己的洞察力的？我在 1963 年上中科大，那时的中科大最值得

怀念的就是一些大师讲课，像华罗庚、严济慈、钱学森，他们有讲义也不拘泥，也是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学生的思路跟着他们走，这样洞察力就容易培养出来了。

总之，创新能力的根本要素第一是好奇心和兴趣；第二是想象力；第三是洞察力。因此创新能力不等于知识多，知识多往往还可能会限制一个人的创新能力，为什么知识多就会限制创新能力，原因如下：

其一知识多确实有助于创新能力，条件在于如果知识都是准确的，而且你能够消化它，把它集成新的东西，这个是有利创新的。但是如果你知识多了之后，其中有误导的，有好多是没有用的，甚至有垃圾，或者有好多知识，食而不化，遇到问题的时候，往往陷在知识堆里出不来，新思想反而会被压抑。现在我卸任之后最享受的就是思考，不接电话，不上网，不跟任何人谈话，静悄悄地想问题。我发现上网的吸引力太大，大得可怕，常常一进去就出不来了，看了这个还想看那个，几个小时很容易就过去了。信息太多反而没有自己的思想了，这就像到一个人家里去看，家具摆得很少，你会特别容易集中注意力；如果东西摆得很多，你的注意力很难集中。这就是为什么知识多反而可能不利于创新能力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我今天最后对现代的青年学子讲的问题，即不要被文化垃圾或者是出版垃圾所淹没。我看现在年轻人遇到的这个问题很严重，却引起不起他们的注意。我经常同年轻人讨论问题，让他们考虑怎么做。我本来想让他们动脑筋自己好好想想，可几天后，他们却把在网上搜索的一大堆东西拿来了，却没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收集到的东西有许多都是垃圾。

这使我意识到当前学术界一定要重视精品，要有“精品意识”。要解决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做起，不制造“垃圾”。

因此，我想给大家提醒一下，书不是读得越多越好，书要读精品，精品书不一定很多，一本精品书读好，可能会受益一辈子，你垃圾书读多了，反而创新能力就消失了。

由此，总结一下，我国当代教育的症结在哪里？首先是管理体制，管理